# 钢铁年代

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热血沸腾的火红年
一群有精神有斗志甘于奉献的普通人

高满堂 著



2011年四家卫星频道的开年大戏，火爆荧屏！

**著名编剧高满堂**

继《闯关东》《北风那个吹》后一部力作。

两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的恩恩怨怨错综复杂，有爱有恨，争斗了一辈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第一章

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首，冤家就是死对头。这会儿，也就是一九四八年的初春，鞍山郊外的旷野上，硝烟弥漫，炮声隆隆，子弹的呼啸声刺耳，远处的建筑物冒着烟雾。四野“山东英雄连”连长尚铁龙和国民党军的连长杨寿山又碰上了。守方缩在碉堡里，抵抗很猛烈；攻方十分英勇，但部队损失严重。双方并不知道自己又遇上了老对手，只是都已经打红了眼。碉堡吐着机枪的火舌，一时难以攻破。

尚铁龙命令爆破手魏得牛把碉堡炸掉，魏得牛跑过来，哭唧唧的：“连长，炸药包没有了！”尚铁龙吼着：“狗日的，那么多炸药包，都用完了？会不会过日子！啊？”他让战士们把手榴弹集中起来，然后把一捆手榴弹往自己腰上捆，“狗日的，给我掩护。”

指导员忙上前阻拦：“老尚，你留下指挥战斗，我上。”不由分说，夺过手榴弹。尚铁龙只好说：“那就指导员上吧，得牛，你是爆破手，跟着。”

指导员、魏得牛在我军火力的掩护下，冲向碉堡。二人逼进碉堡，绕过火力网，艰难地爬到碉堡顶上。指导员拽着魏得牛的双腿，从上往下探身，魏得牛将一束手榴弹从射击孔投进碉堡内。手榴弹被敌人又抛出来，爆炸了，指导员和魏得牛跑回阵地。

尚铁龙寻思了一会儿问：“魏得牛，炸药包真的没有了吗？”魏得牛丧气地说：“还有一个漏包的，炸药漏得差不多，没用了。”尚铁龙让魏得牛拿出那炸药包看了看喊道：“把炊事员老吴给我叫来。”

老吴喘着粗气跑来，尚铁龙问：“你那里还有没有辣椒面？”老吴脸一怔：“辣椒面？要多少有多少！”尚铁龙乐了：“哈哈，咱给敌人准备一道大菜！来，快把炸药包打开，辣椒面装进去，够他们喝一壶的。”

炸药包里头装好了辣椒面，尚铁龙和魏得牛在火力的掩护下，爬上敌人

的碉堡，魏得牛把装有辣椒面的炸药包塞进碉堡，二人滚下碉堡。“轰”的一声，碉堡被炸开一个大洞，腾出红色的烟雾。敌人被呛得受不了，纷纷捂着嘴跑出碉堡，向后方溃逃。敌军连长杨寿山带着残部跑向鞍钢的白楼，固守白楼，拚命抵抗。

尚铁龙杀红了眼，从掩体里直起身来，愤愤地喊道：“兔崽子，这是谁带的队伍？还挺他妈的咬牙！咱们山东英雄连就喜欢啃这样的硬骨头，把刚缴获的那门重炮支起来，给我轰！”指导员忙提醒：“不行，那样会殃及前面的钢铁厂。”尚铁龙一扭头：“打仗哩，顾不得那些坛坛罐罐，攻进去再说！”

他正忙着指挥几个战士架重炮，一个通讯员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连长，师部有命令，不许开炮！”尚铁龙吼着：“什么？不许开炮？你听错命令了吧！”

团长带着警卫员走来说：“尚连长，他没说错，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尚铁龙只好组织部队又投入战斗。

白楼里，敌团长抽着香烟踱着步。杨寿山紧跟着他：“团长，咱别闭着眼光知道打仗，也得为自己的后路想想。”“你的意思是……”杨寿山干脆挑明了：“团长，我看蒋委员长的气数已尽，咱何必为老蒋卖命？”

敌团长点头。杨寿山趁热打铁：“咱们身后就是全国最大的钢铁厂，这么打下去，这个厂子就全完了，钢厂无论落在谁手里都是中国人的，何必相煎太急？顽抗下去，那可是做了中国人自己的赔本买卖，您干脆率领弟兄们起义吧！”

敌团长犹豫了一会儿：“再坚持一个夜晚，如果援军没到，你代表我去和他们谈谈。”

天刚蒙蒙亮，尚铁龙部和敌方僵持着。这时，对面街垒上挂起白旗，对方阵地有人喊：“不要开枪，我们连长要和你们谈判！”双方停了火。

杨寿山举着白旗，慢慢走到敌我街垒之间，站住喊道：“喂，请你们的长官出来，我有话要说。”晨曦中，看不清他的面孔。

尚铁龙跳出掩体，只身来到杨寿山面前，他走近杨寿山才看清对方的面孔，故意凑近来左看右看：“咋这么眼熟呢，你叫杨寿山？”“你是山东连的

尚铁龙？咳，怎么又遇见你这个催命鬼了！”

尚铁龙故做惊奇：“你还没死？”杨寿山也不示弱：“我死了谁和你作对头？”尚铁龙一笑：“咱们是第几次当面锣对面鼓干仗了？”杨寿山回应一笑：“第三次了吧？”

尚铁龙很是得意：“不管是第几次，你都是我手下败将。尝过我的山东辣椒面吧？”杨寿山颇为不屑：“不是我瞧不起你，拿辣椒面打仗，也太不讲究了。”

尚铁龙指点着对手说：“输了就是输了，别他妈的肚子疼怨大腿抽筋。要是早听我的，弃暗投明，何必脱裤子放屁！”杨寿山不服气：“我们这是起义，要不是怕钢厂变成废墟，硬顶也能顶三天。”

尚铁龙哈哈大笑：“你那玩意儿还挺硬的……哎，带着香烟吗？来一根，燎燎嘴。”杨寿山扔过来一盒香烟。

尚铁龙看了看：“哈哈，骆驼牌。”抽出几支香烟，在左耳朵上夹几支，又在右耳朵上夹几支，寻思了一会儿，把香烟揣进自己兜里，小心点燃一支，深深吸了一口。

杨寿山伸手：“拿来呀。”“抠门儿，就不能说不要了？”尚铁龙把香烟扔还。杨寿山接过香烟，抽出一支点燃：“还说我抠门儿，一包烟没抽几根，快光了。”

尚铁龙笑：“哎，姓杨的，那年打四平的时候，我在帽儿山像撵兔子一样追你，你的鞋都跑掉了，裤子也掉了半截，当时你从兜里掉出来的香烟就是这骆驼牌的，我抽了两口，神仙一样，要不是你那包香烟，我抬手就把你半个脑袋削掉了。”杨寿山也笑：“那一仗，要不是我们的支援部队临阵脱逃，还不知谁掉脑袋呢。”

尚铁龙大嘴一咧：“你们打算怎么投降？”杨寿山眉头一皱：“我们是起义。我们团长说了，天一大亮就把队伍带过来，就在这儿缴械，你们不许打骂，我了解你们的政策。”

“那就说定了！”尚铁龙摘下水壶，“要是爷们儿就不许使诈，你敢和我饮酒为誓吗？”“有什么不敢的？”杨寿山接过水壶，喝了一口酒，“我要是违约，烂掉裆里的家伙！”

“我要是不守信，下一仗就吃枪子儿。好了，回去准备吧。”尚铁龙把

杨寿山的军帽拽斜了，“明天投降的时候……”“我们是起义！”“对，起义，帽子都要这样戴！我们好认！”尚铁龙哼着军歌转身走去。

突然，枪声响了，尚铁龙一个趔趄站住，他慢慢回过头，望着杨寿山，紧接着他胸部头部又挨了两颗子弹。他高声叫骂：“狗娘养的杨寿山，我这辈子和你没完！”骂着顺手朝杨寿山打了一枪，然后慢慢倒下去。杨寿山裤裆冒烟了，他捂着裤裆，也慢慢地倒下去。山东连发疯一样向敌人扑去，敌人举着白旗走出白楼。

战斗结束，战士们含泪把尚铁龙从担架上抬下来，准备埋到郊外的土坑里。

魏得牛哭着：“指导员，连长不能就这么埋了，好赖也得有口棺材呀！”指导员叹口气：“是该有口棺材，可到哪儿找去啊！”

这时，大道上一队送葬的人抬着一口棺材走来，一些人披麻戴孝哭哭啼啼跟在后边。

指导员看到送葬的是清一色的男人，觉得有问题，就带着战士们走过去看。指导员围着棺材察看，发现棺材大得出奇，就让战士把棺材打开看看。战士们打开棺材一看，里没有死人，装满了枪。

丧主“扑通”一下跪倒：“长官饶命！”指导员冷笑道：“给我玩这一套！把这些人带到俘虏营！”战士们把丧主一伙人押走。

战士们把尚铁龙装进棺材。魏得牛流着眼泪：“指导员，连长生前最喜欢这支冲锋枪，让他带着去吧。”指导员点头应允。战士们把尚铁龙和他那支心爱的冲锋枪一起埋了，立了块木牌：山东英雄连连长尚铁龙之墓。尚铁龙牺牲了，团里向他的家属发了阵亡通知书。

荒野上，红日高照。一些支前人员和战士在掩埋阵亡的战士。突然，尚铁龙的坟丘上响起沉闷的枪声，紧接着就是一梭子，坟丘上冒出烟雾，黄土哗啦啦滚落下来。正在掩埋阵亡战士的人们急切地跑到有动静的新坟前，挖开坟丘，掀开棺材盖，尚铁龙正睁眼看着大伙！他一阵剧咳之后，又昏厥过去。大伙七手八脚把尚铁龙从棺材里抬出来，送往野战医院。

在医院的病床上，尚铁龙缓缓睁开眼睛，挣扎着要坐起来，他大喊：“杨寿山你个王八蛋，我抓到你，要剁了你，吃了你！”说着说着又昏过去。医生对卫生员说：“你们连长这是暂时休克，不要紧。他中了三枪，身上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两枪问题不大，头上那一枪，子弹现在不敢取出来，将来可能会留下头痛后遗症。幸亏打他的是冲锋枪，距离又远，不然就没命了。”

山东蓬莱尚家庄海边，尚铁龙的妻子韩麦草领着儿子金虎正在海边赶海。麦草长得瘦弱，但很干练，一张嘴不小。

村干部曹大叔气喘吁吁地跑来，送来尚铁龙的阵亡通知书。麦草颤抖着双手接过通知书，泪水哗哗地流下脸颊。她轻声说：“铁龙，你这个王八蛋，你说过，你不能死，打完仗你要回家，你要搂着老婆儿子过日子，你不够意思啊……”她带着儿子面对大海，朝东北方向跪下，“铁龙，你死了也不能当流浪鬼，俺要带着孩子把你搬回家！”

麦草带着金虎坐火车到鞍山，要把尚铁龙搬回家。金虎问：“娘，咱们能找到爹吗？”麦草轻声而又肯定地说：“咱一定要找到你爹，俺和你爹成亲才三年，那时候他在青岛德国人开的钢厂干活，有一回，他惹了事儿，把德国人打了，他跑回家，收拾了两件衣裳，撂下咱娘儿俩跟着共产党的队伍走了，一走就是十多年，你都忘了你爹的模样了吧？”

金虎点点头：“我影影糊糊记得爹是大高个，方脸，大嘴叉子。”麦草一笑：“我和你爹都是大嘴叉子。咱说什么也要把你爹的尸骨找回来，埋到你爷爷奶奶的身边。”

街上到处都是部队过往，麦草拦住一位军官问：“同志，咱解放军有个山东连在哪儿？”军官告诉她山东英雄连已经跟着大部队南下了，还说：“大嫂，我在山东连呆过，差不多的人我都认识，你找谁？”

麦草说：“找俺男人，他叫尚铁龙。”军官惊讶道：“啊呀，尚连长他牺牲了，你还不知道吗？”麦草颤声说：“知道，俺是要把他的尸骨带回家，可他埋在哪儿啊？”

军官忙安慰麦草不要着急，他让通讯员小赵带麦草到军管会去查找。通讯员领着麦草来到一片空地前，两人一下子全愣住了，这儿根本就没有坟。原来鞍钢解放后，老蒋派飞机对鞍钢一顿狂轰滥炸，这一片坟地也被炸平了。

麦草蹲下身子，忍不住嚎啕大哭。通讯员抹着眼泪劝：“大嫂，哭也没有用，别哭坏了身子。我看你还是回老家吧！”麦草哪里肯回家？她领着儿

子在鞍山街头徘徊。金虎扯着麦草的衣襟："娘，咱回山东老家吧。"麦草朗声道："不见你爹的尸骨咱坚决不回去！"

金虎又说："娘，俺爹躺在棺材里也不老实，谁知道他跑哪儿去了？"麦草铁了心："眼下咱们得先落下脚来，怎么也得有口饭吃，有个遮挡风雨的地方住下，豁上功夫找，我就不信找不回来！"

道边有个鞍钢招工处，麦草挤进队伍报名。轮到麦草了，招工人员很客气地说："对不起，我们现在不招女的。"麦草说："要男的？我有个儿子。金虎，过来。"招工的看着金虎笑了："大嫂，孩子太小，我们招的是炼钢工。"

当不上工人，麦草领着儿子流落到营口海边。这天，他们正拣海菜，忽然发现一群工人和解放军战士喊着号子从海里往岸上拉机器，杨寿山指挥着。

麦草走来，向一位军代表模样的人打听，那人说："国民党从鞍山撤退的时候，把重要的机器拖到海里了，我们捞机器。"

杨寿山拿着小本子指点着，说捞上来的机器哪台基本上没问题，哪台经过维修可以使用，他还说，这里有一台精密机床，还是没找到。那是从德国进口的，相当重要。他还说，要想找到这台机床，只有派人潜水下去察看，要是找到了，拴上钢丝绳才能打捞上来。可是在场的人没有会潜水的。

麦草忙走上去说："同志，俺会潜水。俺在胶东海边长大，六岁就会浮水，八岁的时候，俺爹往海里扔个磨石蛋子，俺一口气扎进海底就能摸上来，让俺试试吧。"杨寿山说："不行，天太冷，别冻坏了。"

麦草有她的主意："俺要是能找到，你们工厂能收下俺当工人不？"军代表老廖说："成！"麦草有了希望："那好，你们就准备绳子吧。"说罢，纵身跳进海里。

经过反复潜水，麦草终于找到那台机床。大伙把钢丝绳扔了过去，麦草又潜到深水里，把钢丝绳拴到机床上，精密机床被拖拉机拖上了岸，麦草却被冰冷的海水冻僵了，一沉一浮。她拼命地往岸边游着，终于因为体力不支，沉到海里。

杨寿山急忙脱掉衣服，跳进海里，他扑腾了几下也沉到水里，不过，手里还紧紧地抓住麦草的头发。老廖指挥大伙救人。一个战士拿起大木杆子送

到水里。杨寿山抓住木杆子，拖着麦草上了岸，他拿起岸上的大衣，包住昏迷过去的麦草，抱着她急忙往车上跑。

麦草躺在医院里的病床上，缓缓睁开眼睛，她见杨寿山坐在面前，又不放心地说："你们答应我能找到那台机器，就让我到工厂上班，你们说话要算数!"杨寿山笑了："军代表说话肯定算数，你要是身体没事，明天就到鞍钢上班吧。你在鞍山有住的地方吗?""没有。""有亲戚吗?""也没有。""那你们这些天住哪儿?"金虎说："走哪儿住哪儿，火车站，柴火垛，桥洞子，都住过。"杨寿山说："真难为你们娘儿俩，这样吧，我给你们找个住的地方。"

杨寿山领着麦草住进一个小偏厦子里，他让这娘俩暂时住着，等工作稳定下来，再向厂里申请住房。临走他说："我就在不远处的幸福大院住，有事就到那里找我。"

第二天一早，杨寿山来叫麦草去上班。杨寿山向领导介绍了麦草的情况，领导安排她到一分厂当吊车工。麦草不会开吊车，杨寿山宽慰她："不会就学嘛，有师傅教你，再说吊车我也开过，抽空可以指点指点你。"

麦草艰难地爬上天吊，她长得瘦小，坐在天吊的椅子上直哭。杨寿山爬到天吊上问："小麦，怎么啦?"麦草抹了一把泪水说："我个子太矮，够不着开关。"

杨寿山没说话，又爬了下来，他对麦草的师傅朱大姐说："她个子矮，够不着开关，椅子太低，你教她时抱着她开行不行?"朱大姐是个既宽厚又爽快的人，她笑着打趣："你怎么不抱?"杨寿山挺不好意思："可别胡说，人家是烈属!"

朱大姐忙爬到天吊上笑嘻嘻地说："起来，你坐到我腿上，我教你开。"麦草用手背擦着脸上的泪痕："师傅，真不好意思。"朱大姐一本正经地说："没啥，这是杨技术员安排的。"

中午，麦草走进车间，看到天吊焊花飞溅，愣住了，她急忙爬上天吊。只见一个人拿着焊枪，戴着护镜，刚把一个新椅子焊好。那人摘下护镜，原来是杨寿山。麦草感动地说："杨师傅，真难为你，谢谢了。""谢什么？上去坐坐，这回你不用让人抱着开吊车了。"说着，杨寿山走下天吊。麦草目送着他，杨寿山回过头，挥了挥手。

麦草望着那把新铁椅子，椅子上还放着一个新棉垫子，旁边放了一个新茶缸，茶缸里是刚冲的一缸子茶水。麦草坐到椅子上，喝了一口热茶，开起天吊，她的眼里闪出泪花。

尚铁龙躺在野战医院病床上打吊针。他的伤恢复得差不多了，可医生还不让他出院。他听说自己的连队已经南下，再也呆不下去，拔下针头，走出医院去找部队，医生拦也拦不住。

尚铁龙来到军营，向首长要求回部队。首长说：“我们基本的意见是把你留在鞍山，至于干什么工作还没研究。给你十天假，你回老家把老婆孩子接来，把家安置下来。”

尚铁龙走进自己家的院子里，家门挂着锁。他到村干部曹大叔家，曹大叔一见尚铁龙，惊奇得不得了，瞪大眼说：“铁龙？你不是阵亡了吗？阵亡通知书还是我送给麦草的。”

尚铁龙笑道：“他们搞错了，我是被装进棺材里埋了，可没死，被人救了。”

曹大叔也笑：“好啊，我也不信你能死。接到你的阵亡通知书，麦草带上金虎到鞍山找你的尸骨去了。”

尚铁龙听了，转身就走，急匆匆赶回鞍山。鞍山这么大，老婆孩子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只能找首长先安排工作。首长说：“决定让你转业到鞍钢去工作。你的档案我看过了，当年你在青岛德国的钢铁公司当过炼钢工吧？钢炼的还不错。”尚铁龙乐了：“当年我的炼钢技术正经不错，德国鬼子还奖励过我面包，不过那是侵略者的面包！”

首长微笑着：“所以，到鞍钢去正是发挥你的特长嘛。”尚铁龙打了一个十分标准的立正：“报告首长，我是当兵的，我坚决要求上战场打仗！”

首长严肃地对他讲道理，明确告诉他，毛主席刚刚发来电令，要鞍山的工人阶级迅速恢复生产。现在，中央正准备从全国调集上万名钢铁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地方干部和大学生支援鞍钢。除了建设鞍钢，中央已经派了一个整编山东师，三个团开进东北，二八九团，二九零团，二九一团，已经在那里开发北大荒了。眼下，老红军伤残军人组成的荣军团，国民党起义部队的解放团，全国青年志愿者组成的先锋团，正在往北大荒开进。现在是全国

各地十万人马再闯关东！

尚铁龙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他充满豪情地站起对首长敬了个军礼：“建设大东北，这是光荣任务，我去！”

尚铁龙到厂人事科报到。科长告诉他，目前鞍钢是一片废墟，恢复生产需要时日，厂里让他先到二分场，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真是鬼使神差，尚铁龙刚走出总厂办公楼的大门，杨寿山就走进了这个大门，二人都是匆匆走过，来来往往的人很多，谁也没有发现对方，没理会对方。

杨寿山也是到人事科办事的。科长对杨寿山很客气，他对杨寿山讲，厂部决定让他到第一分厂去。领导知道他在国外学的是冶金专业，又当过工程师，是稀有人才。科长犹豫了一下，还是向杨寿山挑明了，现在鞍钢刚解放，工人们对有些事不一定马上理解，鉴于杨寿山的具体情况，领导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暂时先让他当技术员。希望他能正确理解，不要辜负组织的信任。

杨寿山很快走马上任了。他来到锻轧车间，这里正在恢复建设中，大家在调试设备，修复机器。杨寿山虚心向张明山讨教：“都说您是钢厂的诸葛亮，在锻轧方面是绝对权威，这方面我不行，教教我绝活吧。”张明山放出笑容：“你挺好学的，行，我收下你这个徒弟了。”

尚铁龙到二分厂上班了，他背着手在车间里走着。工人们都在紧张地维修机器。他突然发现一个班组里传来“哇啦哇啦”的说话声，可一句也没听懂。他问正走过来的姜德久这是些什么人？姜德久用手一指：“你说他们？都是日本人。鞍钢现在有不少日伪时期留下来的日本工程技术人员，总共有三百六十多人。”尚铁龙火了：“小鬼子都战败了，怎么他们还赖着不走，赶紧买车票让他们走！”姜德久笑道：“厂长说了，他们都是技术骨干。”

尚铁龙走进日本班组，冷眼看着他们：“喂，说你们呢，唧唧喳喳地干什么？”日本女工程师铃木加代操着中国话说：“我们，讨论技术问题，争论很厉害！”

尚铁龙朝车间的工人们一指：“你们看，我们的工人在争分夺秒地干活，你们在这儿讨论……什么问题，我看你们是在发牢骚，对你们战败投降不满，老子告诉你们，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这些日本人不知尚铁龙是干什么的，看他那盛气凌人的派头，只能不停地说着："哈依！"

尚铁龙继续严肃着训斥："哈依个屁！你们这些小日本儿，就会偷懒耍滑，大米干饭白吃了？老子告诉你们，现在我们是工厂的东家，你们是我们雇的伙计，有你们这么当伙计的吗？还长不长点眼色了？一个个眼皮耷拉着，就知道坐着，屁股灌铅了啊？我看你们别的不缺，就是缺抽！"

铃木加代实在听不下去："对不起，我想问问，你是干什么的？""你问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保卫部的，专门管你们。"

铃木加代说："你的任务是保卫工厂，我们没做破坏工厂的事，你管不着！"

尚铁龙更凶了："谁说管不着？当年老子打小日本管过俘虏，我要他们立正他们不敢稍息。不听我的，老大的耳刮子抽去，左抽一个立正，右抽一个稍息，谁敢不老实？还反了你！"

铃木加代讲着道理："你打俘虏不对，更何况我们不是俘虏，是你们留用的技术人员，我们的任务不是干杂活，是解决技术问题。"

尚铁龙一翻白眼："哟嗬！还教训起我来了，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这个车间的工程师。"

尚铁龙似乎不相信："一个臭老娘们儿是炼钢的工程师？不是混饭吃的吧？"铃木加代一举右手："不许侮辱我的人格！我抗议！""抗议无效，都给我整理车间去，车间没投产之前，所有的人都是勤杂工！"尚铁龙说罢，背着手走了。

铃木加代嘴唇哆嗦着，说日语："这个人，太蛮横了，一点道理也不讲！"尚铁龙回过身来："你说什么？是不是骂我了？"

铃木加代并不示弱："我没有骂你，我是说你不讲理，态度蛮横，不像共产党的干部。"尚铁龙笑了："哈哈，看来共产党的干部你见得少了，告诉你吧，你就是女人，要是老子的兵，敢和老子顶嘴，早就把你的牙拔了！"

姜德久小声道："老尚，上边有话，这些人都是技术骨干，你对人家要客气一点。"尚铁龙问："小姜，那个娘们儿叫什么名字？嘴挺嘎咕的。""叫铃木加代，炼钢专家，是主动要求留下来的。"尚铁龙拧着脖子："小娘们儿，老子非打打她的傲气不可，还反了她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尚铁龙又到车间的日本班组去溜达，日本技术人员闻风而遁，屋里只剩下铃木加代。尚铁龙走进日本班组，铃木加代用大胆的目光迎接着尚铁龙。

尚铁龙问："你叫铃木加代是吧?"铃木加代盯着尚铁龙："知道了为什么还要问呢?""老子问问不行吗？你们日本人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要好好反省战争的罪恶，夹着尾巴做人。"铃木加代白了他一眼，没吱声。

尚铁龙数落着："看样儿你还不服老子是不？想想你们当年是怎么对待中国人的？再看看我们中国人是怎么对待你们的？你们要感恩戴德!"

尚铁龙见铃木加代不吭气，接茬问："听说你是大学毕业，不在你们日本国呆着，到中国来干什么?""我是学钢铁专业的，在国内不好找工作，就跟着父亲来到了中国。""你爹是干什么的?""他起先是搞钢铁的，后来被征了兵。"

尚铁龙一拧眉头："啊？你爹也是当兵的？到过南京吗?""他们的部队到过南京。"

尚铁龙断言："好啊，那你爹肯定参加过南京的大屠杀!"铃木加代不高兴了："我父亲到过南京就参加过大屠杀吗？你太武断了!"

尚铁龙坚持己见："老子武断？你不要替你爹隐瞒罪恶!"铃木加代争辩着："南京大屠杀是哪一年？1937 年，我父亲是战败前一年到的南京。"

尚铁龙说；"不管怎么说，你父亲手上一定有中国人的鲜血!"铃木加代火了："你不要血口喷人，我父亲是反战主义者，他没杀过中国人！你把日本法西斯和日本人混为一谈，对日本人充满仇恨，这是不对的，你应该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对侮辱我人格的行为要道歉，否则我要到厂部控告你!"

尚铁龙脖梗一硬："你告啊，再怎么告你们也是侵略者，老子不怕!"

# 第二章

漂亮的日本姑娘铃木加代袅袅婷婷来到总厂厂部，她在厂长办公室门外停了一下。她问自己：我来干什么呀？告状啊；告谁呀？尚铁龙啊；为啥告他呀？这个人对我太凶啊！铃木加代竟然无声地笑起来，她本来是有气的，这会儿，那点气已经放光了。说实在的，尚铁龙虽然凶，但铃木加代并不怕他；相反，她觉得和“逞凶”的尚铁龙顶上几句嘴，也挺“解气”的。告他一状，看看他会怎么样！就告，真的告！

铃木加代故意哭丧着脸对何子英倾诉：“何厂长，尚铁龙太过分了，他对我们很粗暴，一口一个老子……”何厂长忙让铃木加坐下：“你别介意，他们当兵的粗野惯了，嘴上没个把门的，并不是一定要当你的老子。”

铃木加代又说：“他还说我们的屁股灌铅了，说我们别的不缺，就是缺抽！”何厂长一皱眉头：“这个夯货，怎么这么说话，等我把他的嘴封上，看他还胡说。”

铃木加代继续“诉苦”：“他还骂我是臭老娘们儿，把我们当成侵略者，强迫我们干一些不该干的活……”何厂长发怒了，一拍桌子：“这个尚铁龙，简直胡闹！怎么能骂一位姑娘是臭老娘们儿？真是无法无天！”他立即打电话，“保卫部吗？马上给我把尚铁龙叫来！”又对铃木加代说，“你回去吧，我要狠狠地训他，让他给你道歉。”

铃木加代有点心软了：“其实，尚铁龙也就是态度不太好，您千万不要处分他，批评批评就可以了，要不然我心里会不安的。”何厂长十分认真：“哼，这要看他的表现。”

尚铁龙急急走来，和铃木加代碰了个对面，他昂着头故意不理她，正步走进厂长办公室。铃木加代没有走开，她犹豫了一会儿，就站到门口听厂长训话。

何厂长拍着桌子，严厉地训斥：“尚铁龙，你想干什么？那些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是工厂的财富，他们懂技术，钢厂的开工少不了他们，你想破坏生产吗？”尚铁龙笑着站在厂长面前：“何厂长，你说哪里去了，我就是看不惯他们的傲气，表面客客气，骨子里一百个不服。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杀杀他们的威风。”

何厂长用手指点着尚铁龙：“人家傲气怎么了？人家傲气有资本，谁要是懂管理有技术，我允许他傲气，允许他威风！我告诉你，如果再有这么一次，我要处分你！”“是，处分我。”

何厂长缓和一下语气：“从今以后，你的嘴给我把卫生打扫打扫，别一口一个老子，更不能臭老娘们儿长臭老娘们儿短的骂人家日本大姑娘，太不上讲究了！”尚铁龙大嘴一咧：“是，老子再也不说臭老娘们儿了！”何厂长指点着尚铁龙苦笑：“你们这些当兵的啊，真让我头疼。去吧，找人家道个歉。”

尚铁龙回到二分厂的车间，来到正干活的铃木加代面前，对她招招手，又指了车间办公室的门，然后转身走进办公室。铃木加代跟着他进办公室。他坐在椅子上，不停地转着椅子不吭气。铃木加代心想，这是干什么呢？演哑剧呀？尚铁龙的转椅最后终于转向铃木加代，停止旋转：“拎，拎什么来？你这名儿还挺难记，噢，拎着木头还夹带，这样好记点儿。你说我称呼你什么好呢？同志？不妥，你还没混到那个份儿上；小姐？革命部队没这个称呼；妹子？也不行，那等于和你们日本人认亲了。你说吧，我该怎么称呼你？”

铃木加代无所谓的样子：“我的大名叫铃木加代，你就直呼我的名加代好了。这样只有两个字，和称呼你老尚一样多，总该好记了吧？”

尚铁龙一本正经：“那好吧，加代，我错了，我不该说些伤害你尊严的话。我现在郑重地作如下更正，首先，我不是你老子；其次，你的屁股没有灌铅，绝对没有，相反的，很轻，像气球一样……”铃木加代扑哧一声笑了。

尚铁龙继续着他的“检讨”：“再其次，你不是臭老娘们儿，你是日本的大姑娘；另外，你不侵略者，但你家老爷子是，这个案不能翻。检讨完毕。你还满意吗？”铃木加代忍不住又笑：“就这样吧。”尚铁龙故意黑着

脸：“笑什么？严肃点！”

何厂长在会上对大家讲，目前，鞍钢的一切都在恢复当中，中央为鞍钢提供了一百四十多名全国各地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名单，这些人散布在全国各地，有的还在西南敌占区。中央要求我们把这些专家接到鞍钢，在敌占区的，也要想办法秘密接来。

何厂长点名道：“廖部长，接受西南这批专家的任务最艰巨，我给你物色了一个人，是在你那儿帮忙的。”廖部长立马明白：“你是说尚铁龙？他当过侦察兵，完全够格儿。”

尚铁龙走进保卫部见廖部长，廖部长向尚铁龙介绍了这次任务的基本情况。十一位专家是恢复建设新鞍钢的宝贝疙瘩，不能有一点闪失。那边是敌占区，情况复杂。让他带领一个小分队，总共五个人，配备短枪，副队长聂天明是重庆人，熟悉那边的情况。已经和那边的地下党取得了联系，让他们到了之后，直扑华蓥山，和游击队的神枪老太婆尽快联系上。廖部长把十一位专家的档案当场交给尚铁龙看，不许带走，让他全部记在脑子里。尚铁龙赶紧翻阅档案，逐一牢记在心中。

一分厂要考核吊车工的技术，该考核麦草了，她开着天吊，吊钩晃悠，垂了下来。几个工人把吊钩挂到一个大部件上，部件被吊起来，左晃右晃地移动着，又落下，结果部件安放偏了。麦草这回的技术考核没能通过。

车间主任认为麦草不是学技术的料，准备把她送到后勤部门去。杨寿山连忙替麦草说情，他先向吴主任介绍麦草跳进冰冷刺骨的海水里捞精密设备的事，又讲了麦草两个多月来利用休息时间刻苦练技术的情况。杨寿山认为，不能因为一次考核砸了锅，就把人家打入冷宫，最好能再给她一次机会。车间主任同意了。

天快黑了，下班的工人说说笑笑走出厂门。麦草在厂门口站着，等杨寿山。她看到杨寿山推着自行车出来，就和他一起走。

麦草眼里含着泪水：“杨师傅，我太笨了，这次不是你说情，我就被调走了。下次考核再通不过，就是留下我也没脸在这儿呆了。杨师傅，你帮帮我吧。”

杨寿山寻思了一会儿："今晚车间没有人的时候，你到那儿等我。"麦草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要没有人的时候?"杨寿山板着脸："这还用问吗?"麦草看着杨寿山："你说……"杨寿山也看着麦草："你去不去吧？给我个痛快的。"麦草一咬牙："我去!"

晚上，麦草来到车间，车间里漆黑一片，空无一人。麦草轻声喊着："杨师傅，我来了!"连喊三声，无人答应。麦草有点心慌，灯突然亮了，天吊上传来杨寿山的声音："上来吧！麦草慢慢上了天吊的楼梯，发现杨寿山背对着她，铁青着脸，坐在椅子上。"杨师傅，我来了。""坐下吧。"

麦草坐到椅子上，长出一口气，开始学练开天吊，杨寿山在天吊下指挥着。麦草开着吊车，开始还算顺当，但是不知怎么搞的，一不留神，钩头直晃，把杨寿山打倒在地，杨寿山昏了过去。麦草哭着从天吊的楼梯上跑下来，背起杨寿山朝医院跑去。

天亮的时候，杨寿山在医院醒来，他的头部包着，躺在病床上。麦草趴在他的床前睡着了，满脸泪痕。

杨寿山默默地看着她，慢慢地伸出手，抚摸着她的头发。麦草醒来，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一把抓住杨寿山的手。杨寿山握住她的手，两只手紧紧地攥着。

麦草哽咽着："杨师傅，真对不起，我真笨，真该死!"说着，她轻轻地把手抽回来。杨寿山看着麦草："没什么，也怪我没留神。可是我挺奇怪的，当时你是不是精神也溜号了?"麦草老实承认："是有点溜号了。我老是在琢磨，你为什么要晚上教我技术?"

杨寿山叹气道："唉，你这个人啊，就是不懂人情世故，你是朱大姐的徒弟，我教你技术算是怎么回事？要是被人知道了，你师父的脸上挂不住，我也不好做人。"麦草尴尬地笑了："你早说啊，我还以为你……"

杨寿山一脸认真："你这个人，想得还挺多，你就是送上门来，我也不要。"麦草皱起眉头："为什么？我就那么招人烦?"

杨寿山一下子点明了："那倒不是。因为，你是烈属。"麦草一下子怔住了，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杨寿山在医院呆了一天就回了家。第二天晚上，他又教麦草开天吊。一天晚上，学练结束，麦草问："杨师傅，你看我的技术有进步吧?"杨寿山

板着脸："马马虎虎吧，还得练。考试的时候，我不会说一句好话。你要是能干，就留下，不能干就给我走人，听明白了吗?"

麦草小声说："你那么凶干什么？真像个国民党军官。"杨寿山火了："国民党军官？再给我说一遍!"麦草嘟囔着："我可没那么说，是你听错了。"

二人走出工厂大门，外面挺黑的，杨寿山要送麦草回家，麦草忙说："不用，不用，我自己回去。"麦草一个人在黑夜里走着，她害怕地大声地唱起来，唱的是胶东吕剧《小姑贤》：

"你说是你的妻她无过错，听为娘说一说就把你气煞。清晨起串门子不去做饭，她做饭也不问俺愿吃什么。为娘的说了她三言两语，她发疯使气的和俺磨牙……"

麦草唱着走着，发现杨寿山蹲在路边修理自行车。"杨师傅，怎么了?""哦，这破车掉链子。""那你慢慢修理吧。"麦草继续往前走。

杨寿山推着自行车跟着："修不好了，一起走吧。""咱俩不是一条道，你走你的。"麦草唱着戏文又往前走，杨寿山推着自行车又跟在后面。

麦草使起了小性子："你这个人，我说过不用你送。你走不走？好，你不走我也不走了。"说罢坐到了路边。杨寿山无奈，只好骑上车子走了。

麦草走到家，见杨寿山站在门口。麦草感动了，叹了口气："你呀……行了，我到家了，进去坐坐吧。"杨寿山一笑："不了，我还得去找张师傅。我拜他老为师，约好了，给我说说炼钢的事。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麦草又要考试了。麦草对杨寿山说："不知怎么回事，一提考试我心就慌。"杨寿山交待着："慌什么？你只要发挥出平常的水平就行了。"

晚饭后，麦草安排妥当家里，拿起小镜子照着自己的脸，理了理头发，然后走进幸福大院。铃木加代看到麦草，过来搭讪："大姐，你是一分厂的麦草吧？我知道你来找谁。"

麦草笑着解释："我是来找杨寿山师傅的，明天吊车工又要考试，我找他讨教一下。"铃木加代用手一指："他正在厨房做饭呢，快去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